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俞吾金/主编  
陈学明 吴晓明/副主编

# 女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

秦美珠 / 著

Research On Feminist Marxis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4JZD00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俞吾金/主编

陈学明 吴晓明/副主编

# 女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

秦美珠/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秦美珠著;俞吾金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66-9402-6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 女… II. ①秦…②俞… III. 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研究 IV. 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275 号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NV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秦美珠 著

俞吾金 主编

陈学明 吴晓明 副主编

---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勇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王娅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40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 000 册

ISBN 978-7-5366-9402-6

定价: 4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女权主义》(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和巨大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近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 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 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 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 年全国又建立了 21 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 5 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

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

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编审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 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孙承叔

秦美珠副教授的专著《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问题研究的第一本系统性专著,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三个时间段,分别介绍、论述了20世纪60至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7位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的17部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每一论著,择其精要,细细梳理,不仅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丰富的思想发展脉络,而且为下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由于许多出自第一手外文资料,并且是在浩如烟海的外文论著中所作的精选,因而不仅使你感到资料的详实、可靠,而且使你感到作者所下功夫之深,这是本书最鲜明特色之一,也是作者对学界的重要贡献。

第二部分是对外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总体上的研究,作者把它放在现代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女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传统、女性与家庭、女性与性解放、女性与人类解放等重大问题作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述。这些分析和评论是真诚的、非教条的、大视野的,是作者对学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女性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为女性是人类的母亲。然而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女性的地位就江河日下,不

仅受到经济剥削,而且受到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阶级的、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性别的,各种压迫纵横交错,就绝大多数女性而言,不仅失去就业权、财产继承权,而且失去受教育权、选举权,被排挤在社会体制之外,成为家奴和性奴,成为整个社会最异化的一族。即使到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依然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sup>[1]</sup>。因而妇女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解决也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的指示器。正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引证傅立叶的话时所指出的:“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sup>[2]</sup>

然而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往往只从阶级斗争角度理解女性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等于女性的解放。正是在这一维度,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别开生面且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秦美珠的理论开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为了节约版面,下面我仅以语录形式展现书中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秦美珠加以论述的。

### 双重压迫: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关于妇女的历史地位,恩格斯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sup>[3]</sup>,因此阶级的压迫与性压迫是同时发生的。“母权制的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sup>[4]</sup>。“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他的经济支配的简单的后果,它本身将随着后者的

消灭而消灭。”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1878年)一著中也强调了“妇女解放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观点。

对于马恩的这些基本观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是接受的。如沃格尔所说:“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确实为理解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妇女作用指明了方向”<sup>[5]</sup>。贾格尔也认为女性问题的解决“要求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sup>[6]</sup>。但他们认为当今妇女的异化是全面的,“必须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修改,因为在当今社会,妇女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异化了,这种异化采取了特殊的性别形式……当代社会中的妇女经历是异化的最好例证”<sup>[7]</sup>。“妇女作为妇女是处于历史之外”(米切尔)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妇女解放还应包含有性的解放。“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忽视了妇女处于市场外的劳动,忽略了市场中妇女工作的性别特征,从而掩盖了男性对妇女的系统统治……妇女生活条件不仅由统治阶级而且还是由男性决定的,所有阶级的男性通过不同途径直接从妇女劳动中获益”<sup>[8]</sup>。

因此,妇女受压迫是双重的,既是阶级压迫,也是性压迫。正如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构成妇女受压迫的两种不同制度;哈丁也认为研究父权制和资本的真正物质基础不应局限于经济关系,必须考虑除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在经济关系以外的所有其他关系中,探寻构成父权制和资本的物质基础。

因此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者要求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即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在不动摇其自身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它的‘自由主义’平等诺言,甚至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sup>[9]</sup>。另一方面,必须反对男性统治。米切尔认为,倍倍尔的观点没有超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是不全面的。卢宾在她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性别制度,它与经济制度不同,它是不隶属于经济制度,但又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并具有自身动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源于人类自身生产,比经济制度更重要。她批评恩格斯,认为恩格斯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探究妇女的从属原



因,他抛弃了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惯例中,甚至在恩格斯的书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的概念总是趋向于在幕后消失,或是被合并到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sup>[10]</sup>。“如果不同时间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sup>[11]</sup>,因此妇女问题必须全面研究。

关于父权制,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970)中认为,整个历史是父权制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是父权制的,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调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中”<sup>[12]</sup>。马尔科姆·沃特斯则认为,男性制度“阻碍了工人阶级中男人和妇女的革命联合,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支配权”<sup>[13]</sup>。艾里斯·扬据此得出结论:“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性”<sup>[14]</sup>。费尔斯通则进一步提出了性阶级斗争的概念,认为“人类历史是性阶级斗争的历史;基于生育关系的性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通过生物学的技术革命才能把妇女从生物性的生育压迫中解放出来”。在现代核心家庭,男人通过无偿占有性——情感生产来剥削妇女,妇女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特有阶级。

因此,本斯顿认为: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sup>[15]</sup>。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结构上”<sup>[16]</sup>。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性解放的斗争:第一,必须把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第二,必须反对整个男性统治。

## 家庭

质基础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生物学中,“性别间自然的生育差异直接导致了作为阶级根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同时造成了等级制的典范”<sup>[17]</sup>,因此家庭这一生育组织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之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sup>[18]</sup>。从这个意义讲,妇女的被奴役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当代家庭中,妇女的角色和工作活动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再生产做出了贡献”<sup>[19]</sup>。“妇女在家庭中的母职角色和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母爱品质与行为是资本主义每日与每代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0]</sup>。“妇女的母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组织、社会的性别再生产和性别不平等的核心特征,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以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sup>[21]</sup>。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家庭是一个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工厂,妇女是劳动力这一最重要商品的生产者。“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sup>[22]</sup>;“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因此有人主张,反对性压迫的斗争应该从反对家庭做起。而另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家庭事实上同妇女或性别平等是冰炭不相容的。取消家庭并不会带来平等”<sup>[23]</sup>。帕森斯认为家庭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稳定和消除紧张,妻子和母亲给丈夫和父亲以安慰和稳定,起社会情感作用,这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起心理支持作用。从真正人性的意义上讲,“家庭是人类尚能得到一些爱、安全和舒适的唯一处所,是人类还可以基于别的而不是金钱要素来做决定的唯一地方”<sup>[24]</sup>。巴雷特主张重新分配育儿工作:“我认为,得出以下结论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新分配儿童照管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工资劳动领域性别分工的削弱没有带来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原因”<sup>[25]</sup>。

不少学者还对家庭劳动的性质作了新的探索,认为“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根本上就是剩余价值生产”<sup>[26]</sup>。长期以来,妇女的劳动不被当作劳动是十分错误的,她的劳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生产了

人——未来的劳动者,最主要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还可以进一步说,由于不对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sup>[27]</sup>。这些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 母职

妇女对人类最大的作用就是养育后代,也就是母职。乔多萝指出,妇女的母职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历史与跨文化的现象<sup>[28]</sup>。

“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她们作为母亲的作用之所以遭到轻视,是因为她们身处金钱交易领域之外,因此她们的劳作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尽管爱是可贵的,但它只有在一个人遭人轻视的、无权的范围中才能受到珍视”<sup>[29]</sup>。

“只要性行为是由男性界定的,只要妇女不能决定是否生孩子,那么妇女就不可能自由;只要妇女被迫从事大量不相称的孩子照料、维持生活及养育等工作,妇女就不可能与男性平等;如果只聚焦于参与选择政府或只聚焦于那些工人,控制着生产资料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需要,那么关于民主的理想就不合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断定需要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新概念,包括生育中的民主或……叫再生产民主”<sup>[30]</sup>。

除了人类自身再生产民主,他们还提出了再生产自由。再生产自由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1)改变现有的性行为与生育安排,给妇女以生育自由与性自由,这两个方面密切相联,对性自由的控制也是对生育的控制,没有生育自由,就不可能有性自由;没有性自由也不可能生育自由。(2)废除公共世界中的男性统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的再生产自由与维持资本主义和男性统治是矛盾的”<sup>[31]</sup>。

## 全面解放

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sup>[32]</sup>。因此主张人性的全面解放，“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社会的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sup>[33]</sup>。

哈特曼认为：“女权革命不同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但其性质却同样是革命的。妇女解放必须以两种革命为前提，如果放弃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如果忽略父权制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潜在支持，只以资本主义压迫为目标的斗争就会失败”<sup>[34]</sup>。贾格尔也认为，“妇女问题的特殊争论不可能独立地解决，而只有在对社会和政治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的理论构架内才能解决”<sup>[35]</sup>。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家胡克斯认为，“既然所有这些压迫都是联结在一起，不可能单独消除哪一种压迫形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他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寿终正寝”<sup>[36]</sup>。因此，妇女运动必须与全世界一切正义的运动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讲，女性解放过程本质上是产生新人的过程。

### 呼唤精神解放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认为：“妇女性异化采取的形式导致了妇女与她们的精神智力相异化，这也许比性行为的异化危害更大”<sup>[37]</sup>。因此，与其他一切解放相比，他们更强调人的精神解放。

他们认为：“妇女是第一个受剥削的阶级。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文化或父权制或价值观都把压迫妇女作为基本要求”<sup>[38]</sup>。“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维约束”<sup>[39]</sup>；否则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柯林斯把黑人妇女所受的多重压迫阐述为妇女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依存的三个方面所受的压迫，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比经济与政治方面更强大、更持久。



约翰·麦克因斯在《男性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终结作为意识形态的男性气质问题,他认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种观点。“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必须在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sup>[40]</sup>。

### 女性立场

秦美珠在书中还研究了女性立场,认为这是理解妇女问题的关键。因为“从妇女立场再现现实比从男性立场再现现实更加客观、更少偏见”<sup>[41]</sup>。西美尔作为西方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中,生活于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女性性别特性的绝对性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sup>[42]</sup>。实际上是因为妇女承受着人世间一切最深重的苦难,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她们。

秦美珠认为性别或女性视角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共识。女人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是存在于一种未被分裂的统一体中,因此女性原则超出了相对性原则;对于女人而言,男人和孩子都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她企求和谐,反对对立,对事物具有一种原始的宽容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女人在处理与事物的关系时,并没有抛弃女性借助一种与事物更直接、更本能、某种程度上也更天真的接触,并没有抛弃与事物的统一性相联系的存在。事物的产生、活动和彼此对立造成的不安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安,较少触及女性存在的实质性基础,较少波及女人自身。女性的绝对性在于其完整性、统一性,源于女性的母性特征。秦美珠赞成西美尔的观点:“人沉入自己的存在越深,就越能让这种存在以明确的方式体现在自己身上,离生命、离世界统一体也就越近,就越能将其完整地表现在自身身上”<sup>[43]</sup>。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美尔认为女性文化运动对我们



的将来或许比工人问题本身产生更深刻的影响<sup>[44]</sup>。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也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是男性的,即有利可图的生产率,过分的自信、效率和竞争”;而“女性的品质是容纳性、敏感、反对暴力、温和等,这些特性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品质的对立物,是统治和剥削的对立面。在心理的底层,它们从属于爱神的领地,它们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能力量,是对死亡本能和毁灭源的反抗。”<sup>[45]</sup>

吉尔曼认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因此,“我们为女性文化自豪,它包含着情感、直觉、爱情、人际关系等”,“只有维护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嘲笑的女性原则,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才会出现”;“我们同所有种族、阶级乃至全世界的妇女一样,女性文化就是第四世界”<sup>[46]</sup>。女性主义者认为“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所取代”<sup>[47]</sup>。

## 哲学革命

波伏娃的《第二性》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名著,她在序言中曾批判了男人世界:“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男人世界观是我们要反对的。霍克海默曾对西方哲学史作如下概括:“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持认为妇女不是完全成熟和有责任感的存在……男人是完美的存在,女人则是受挫的男人,低劣的男人”<sup>[48]</sup>。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因此,真正的妇女解放必然呼唤哲学革命。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理性主义是非常片面的,“当理性 9